

东北抗联朝阳山密营：

见证北满抗日的铁血征程

■王凤春

在小兴安岭南麓、松嫩平原北端，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的朝阳山群峰连绵、林莽幽深。这片看起来寻常无奇的北国山林，在东北抗联的至暗时刻，成为北满抗日斗争稳固的指挥中枢与敌后根据地，被后人誉为“黑土地上的井冈山”。当日寇铁蹄踏遍三江平原，东北抗联斗争陷入全局低潮，北满抗联主力选择西征突围，最终在朝阳山扎根立足，在这里组建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建起稳固的密营根据地，以钢铁般的意志擎起北满抗战的旗帜，书写了一曲不屈不挠、绝地重生的英雄史诗。

危殆之下，北满抗联战略西征以求存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全境逐步沦为日本殖民地，日寇一方面扶植组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另一方面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策略，对东北人民实施极端残酷的殖民统治与军事镇压。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广袤的白山黑水间孤军奋战，成为抵御外侮、捍卫国土的中流砥柱。北满地区是抗联活动的核心区域，以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许亨植等为代表的革命者，率领东北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等部，在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周边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建立多处游击根据地，沉重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令日寇寝食难安。

1937年冬，日伪当局为彻底根除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三江大讨伐”。日寇集结10余万日伪军、兴安军及伪警察部队，对三江平原展开拉网式“清剿”；同时大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大肆焚毁零散村庄，驱赶普通民众，刻意制造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妄图将抗联战士困死、饿死、剿杀在茫茫密林之中。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北满抗联遭受毁灭性打击，游击根据地接连失守，部队减员严重，弹药粮草彻底断绝，重伤员得不到救治，大批指战员先后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北满抗战陷入前所未有的生死绝境。与此同时，南满的东北抗联第一路与吉东的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同样面临日寇重兵围剿，损失惨重，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整体进入了斗争最为艰难的低潮阶段。

1938年5月至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在全面分析北满地区抗日武装面临的严峻形势后，正式作出西征的战略决策，即为冲破敌人的“大讨伐”，跳出敌人重兵封锁的三江平原，部队向西部小兴安岭山区、黑嫩平原东北部转移，挺进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带，以此保存革命火种，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重建后方抗日基地，并择机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八路军的联系。

此次西征是北满抗联的生死突围，更是绝地反击的关键战略转折。参加西征的抗联官兵分3批踏上西征之路，各部一路突围，不仅要不断与围追堵截的日伪军行军作战，还要直面饥饿、伤



△朝阳山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密营遗址中的军政干校复原区，是当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培养抗日干部的核心点位。

资料照片

◇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五大连池市的朝阳山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密营遗址。

资料照片

病和严寒的极端考验，许多指战员牺牲在西征途中。1938年冬至1939年春，西征主力部队历经千难万险，陆续抵达原德都县（今五大连池市）的朝阳山地区。这片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林密沟深的天然屏障，成为北满抗联绝境中的避风港与重生地，为后续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的组建、朝阳山密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坚实基础。

朝阳薪火，第三路军逆境奋起高扬战旗。朝阳山地处伪满洲国北安、嫩江、黑河三省交界地带，方圆百余里。朝阳山的腹地中心有大横山等山峰连绵起伏，南有克查山作为天然屏障，西有“迷魂阵”“黑瞎子沟”等险峻隘口，北临科洛河，东接沼泽湿地，进出可击松嫩平原日伪统治区，退可隐匿深山密林，是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更是建立抗日密营与根据地的较好选址。1939年1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正式决定，以朝阳山为核心建设总后方密营基地，将这里打造为北满抗联的指挥中枢、休整营地与战略后方，朝阳山密营由此正式诞生。

抗联官兵仅靠双手和简陋工具，在朝阳山的密林深处搭建起地窖子、窝棚，修筑战壕掩体，挖掘秘密交通通道，逐步建立起功能完备的密营体系。这里不仅是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与中共北满省委机关的驻地，还先后设立了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军政干校、教导队、电台通讯站等配套机构，最终成为北满抗联集军事指挥、政治领导、后勤保障、干部培训于一体的核心基地。密营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灶都凝聚着抗联将士的血汗与智慧，在极端艰苦的斗争条件下，这座密营支撑起北满抗战的有序运转，成为东北大地黑暗岁月里永未熄灭的革命星火。

1939年5月3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在朝阳山大横山正式宣告成立，这是北满抗联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第三路军以原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

一路军西征余部为基础整编组建，全军仅约800余人，都是历经西征突围多次战斗中拼杀出来的骨干力量。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下设3个地区性指挥部，即龙北指挥部、龙南指挥部、下江指挥部，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及第一、第二独立师。

第三路军的成立，结束了北满抗联部队长期分散作战、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军事指挥与政治领导的高度统一，在东北抗联全局陷入低潮的背景下逆势奋起，成为北满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铸就了震撼人心的革命传奇。朝阳山密营与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就像黑土地上的革命摇篮，默默滋养着抗日火种，既与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吉东的抗联第二路军遥相呼应，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的整体大局，也向东北全境宣告——尽管北满抗日斗争一度陷入低潮，但抗联主力没有被消灭，他们始终收拢着革命火种，随时准备向侵略者发起反击。

以山为营，抗联官兵浴血抗战殊死坚守。1939至1940年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各部队以朝阳山为战略后方，展开声势浩大的山地游击战与平原游击战，累计与日伪军交战300余次。部队专攻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多次进出北安、讷河、德都、克山等县城，共攻克城镇27处，在敌后拔除据点、切断交通、炸毁敌机，毙伤日伪军数千人，缴获大量粮食、棉被、枪弹等军需物资，不仅沉重打击了日伪的殖民统治，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掀起了北满抗战的新高潮，更扩大了我党和东北抗联的政治影响，成功牵制两千余敌军无法入关南下，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整体大局。

密林筑堡垒，苦战御顽敌。朝阳山中既有北满抗战的指挥中枢，统筹调度部队对日作战，也有军政干校培养大批抗日骨干，为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既有被服厂与修械所昼夜赶工，保障部队的基本军需供给，也有后方医院

收治救治伤员，为抗联保留延续了战斗力。“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这首由李兆麟创作的《露营之歌》，成为激励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号角，久久回荡在朝阳山的密林之中。

日渐活跃的朝阳山密营，很快被日寇视作重点进攻的目标。1940年7月，敌人集结重兵对朝阳山发动毁灭性突袭，妄图一举摧毁北满抗战的指挥中枢。在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的绝境下，抗联官兵依托山势布防，短兵相接、奋起拼杀，展开了惨烈的朝阳山保卫战。时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张兰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赵敬夫等数十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守护了密营与指挥部，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虽然密营遭受敌人破坏，但第三路军主力成功突围，随后化整为零，继续在小兴安岭与黑嫩平原坚持游击战斗，直至抗战后期，始终坚守北满抗日阵地。

朝阳山的斗争与坚守，是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的生动缩影。在日寇“三江大讨伐”的毁灭性打击下，朝阳山密营为北满抗联提供了当时唯一稳固的后方基地，让濒临绝境的部队得以休整、整编、壮大，避免全军覆没的危机，为后续长期斗争保留了革命火种和核心骨干力量。抗联第三路军以朝阳山为中心开辟出广阔游击区，彻底扭转北满抗战的被动局面，在东北抗联全局陷入低潮的背景下逆势崛起，成为黑暗大地上的一束希望之光，彰显了 I 党领导抗日斗争的坚强意志与非凡韧性。

烽火已熄，朝阳璀璨。今天的朝阳山不仅是地理上的巍巍山峦，更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高地，是中国人民永不屈服的精神象征。这片滋养过抗日火种的山林，这片见证过浴血奋战的土地，永远镌刻着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与无上荣光。朝阳山的精神，如同那些为国捐躯的抗联先烈一般，永续常青。



老红军向轩。资料照片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漫漫长征路上的红军是一支极为年轻的队伍，其中更有一大批稚气未脱的青少年战士。据记载，长征出发时，红军作战部队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师团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也不足25岁，14至18岁的红军战士约占总人数的40%，队伍中甚至还有不满10岁的孩子。向轩就是这群少年红军里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7岁加入红军，9岁就跟着部队踏上长征路。

向轩生于1926年3月，湖南桑植人，是贺龙元帅的外甥，也是“湘西双枪女英雄”贺满姑之子。20世纪20年代，革命大潮风起云涌。贺龙的大姐贺英在丈夫牺牲后，与妹妹贺满姑率领群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贺满姑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连同自己的三个孩子一起被关进县城大牢。贺英设法将向轩兄妹三人营救出来，而受尽酷刑的贺满姑最终被敌人残忍杀害。

此后，向轩跟着大姨贺英生活，有了第二个“妈妈”。贺英没有子女，一直把向轩当作亲儿子疼爱，战斗间隙总会抽出时间，手把手教向轩打枪。1933年5月，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地被敌军重兵包围，贺英不幸身负重伤。她把年仅7岁的向轩叫到身边，交给他一个装着手枪和银元的包袱，嘱咐其“找大舅、找红军报仇”。带着贺英的临终嘱咐，小腿受伤的向轩一瘸一拐地跑到后山，找到一块大石头躲起来。直到接应的游击队员击退敌人，才在后山找到他，把他背下山。之后，经过一路辗转，向轩终于找到大舅贺龙，留在队伍里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率领下，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瑞塔铺等地开始长征。此时，向轩已是红2、红6军团司令部通信班副班长。他以9岁的年纪随军长征，成为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

在向轩的记忆里，长征路上最艰难的就是缺粮，常常是走在前面的部队把能吃的野草上半部分吃光，后面的部队就只能挖剩下的草根果腹。



20世纪60年代万曼琳戎装照。资料照片

在稚肩扛使命的小红军里，还有一位走完漫漫长征的女战士，她就是来自四川南江的万曼琳。

万曼琳，1926年生于南江县的一个贫穷家庭。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离开南江。万曼琳的哥哥带着全家一同离开家乡避难，一路颠沛之后，最终只有万曼琳和哥哥活了下来。之后，他们在广元附近找到红军队伍，当即就加入红军，从此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万曼琳年仅7岁，是所在连队里唯一的女兵。平日里，她跟着炊事班一起拾柴、择菜，有时候还会跟着炊事员一起到战壕里给前线战士送饭。一有空地就给战士们唱歌跳舞，给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添了不少欢乐，成了全连战士的“开心果”。战士们看她生得圆脸盘、圆眼睛，还有一个浑圆小巧的鼻子，就给她取了个可爱的外号，叫“小皮球”。

1935年3月，万曼琳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奉命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踏

红星照耀少年身

两位小红军的革命征程

■徐平

因为向轩年纪小，队伍里的战友处处照顾他。可即便得到诸多照料，长征的艰苦卓绝依然远超常人想象，每一步都要靠自己的双脚丈量前进。向轩后来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道：“长征虽然很苦，牺牲的人也很多，但大家始终有一种信念，一种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的信念。我也是这样。”

1936年10月，向轩跟随红二方面军抵达陕北，随后留在延安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向轩历任第120师司令部通信员、358旅警卫连副连长，在炮火硝烟中一路征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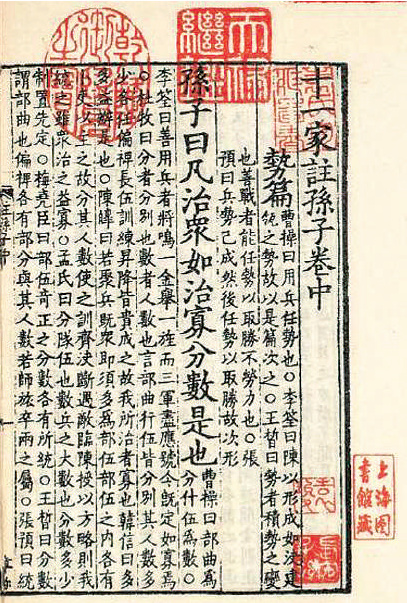
解放战争时期，向轩所在部队改编为西北野战军。1948年，在陕西大荔的荔北战役中，因部队缺少重型武器，时任西北野战军358旅工兵连连长的向轩，用改装的土炮轰开敌人的碉堡。但敌人负隅顽抗，炮火中向轩身上多处负伤，右眼几近失明。新中国成立后，向轩先后在西南军区、成都军区工作。2023年2月10日，向轩在西部战区总医院因病逝世，享年97岁。

上了漫漫长征之路。此时不满9岁的“小皮球”，在战友们的悉心照料下，跟着大部队一路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一步步艰难前行。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2、红6军团在四川甘孜会师后，万曼琳被派到康克清身边担任勤务兵，在这里她慢慢学会了识字。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万曼琳跟随大部队走完了长征。

全面抗战开始后，她加入八路军抗战剧团（后改为“抗日流浪儿童剧团”），在陕甘宁边区、西安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她在团里参与表演的《海军舞》，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记录表演现场的照片被收录进《西行漫记》一书中。1940年，万曼琳被选送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特别班学习，结业后先后在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要局等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先后在西北军区、兰州军区工作。2023年1月19日，万曼琳在西安病逝，享年97岁。

向轩与万曼琳，都是不满十岁便踏上长征路的“小红鬼”，在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中，写下了少年革命者的赤诚篇章。如今的少年，生长在和平幸福的暖阳之下；九十余年前，这两位小红军却在爬雪山、过草地的千难万险中，淬炼出了钢铁般的不屈意志。他们的童年，在枪林弹雨的洗礼中读懂了信仰的重量、坚守的意义。这段荡气回肠的红色童年，是中国革命星火征程上最动人的少年注脚；这份镌刻进童年血脉的红色信仰，也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赓续初心、接续前行。

链接历史



春秋末期，诸侯争霸、战乱迭起，面对深刻的社会变局，军事家孙武以理性态度正视战争，以系统思维研究战争，始终锚定“安国全军”的核心目标，对战争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展开深入探讨，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高度，最终著成《孙子兵法》这部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

《孙子兵法》共13篇，约6000字，举凡战略运筹、作战指挥、战场机变、军事地理等，书中都有要言不烦的精辟论述。全书每篇皆以“孙子曰”开篇，按专题展开论述，逻辑清晰，语言简练，文风质朴，体系严密，展现出极高的思想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孙子兵法》被视为

《孙子兵法》：

上兵伐谋，安国全军

■熊剑平

“将帅之学”，该书多从战略高度放眼全局，思考和解决战争问题。面对纷争的乱世，《孙子兵法》积极探寻“安国全军”之道，也提醒人们应当积极备战、慎重作战。《孙子兵法》明确提出，战争只有在迫不得已之时才能发起，这一原则被概括为“非危不战”。与此同时，《孙子兵法》系统研究战争，总结了一系列精妙的战争谋略，并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奉为用兵最高境界。因此，《孙子兵法》强调，国家平日要格外重视武力提升，发展战争潜力，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力求达成“以镒称铢”的绝对优势，以此实现克敌制胜。《孙子兵法》还提出预测战争胜负的方法，简称“庙算”：它先通过“五事”，将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要素归纳为道、天、地、将、法5个方面，再以“七计”对双方主要战略要素逐一考察比较，科学评估敌我实力对比与战争态势，最终定下作战决心、制定合理的作战方案。

丰富而灵活的战术思想，是《孙子兵法》兵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诸如“知彼知己”“兵以诈立”“避实而击虚”等警

句，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孙子兵法》的战术精髓，为古往今来的历代军事家所熟知。《孙子兵法》围绕奇正、虚实、攻守、迁直等范畴展开的战术设计，因巧妙实用对中国古代军事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孙子兵法》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认为指挥员要赢得战争，必须学会随机应变，做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孙子兵法》既认可常法，也重视变法，更强调二者结合，指出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变”，必须因敌而动、顺势而为。针对不同的地理条件，书中提出不同的处置原则与战法，尤其是身陷死地时，必须激发将士的必死决战之心，这就是“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道理。

在治军问题上，《孙子兵法》也提出诸多富有价值的论断，指出将帅是“民之司命”，也是“国之辅”，其能力直接影响国家的强弱安危。对于将帅的考察选拔，《孙子兵法》主张从“智、信、仁、勇、严”五个维度进行考量，强调将帅应当具备全面素质，且精通治军之道。将帅必须掌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方法，确保军队指挥统一，也就是要将“文”

与“武”、“赏”与“罚”、“恩”与“威”有机结合，这本质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实践中需要把握时机、拿捏好分寸。

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议评》中评价：“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段话精准概括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从秦汉到明清，历代都有众多军事家深入研究《孙子兵法》，并在战争中灵活运用。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明代名将戚继光也称赞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文人学者和非军事领域人士也参与进来，使得这部兵书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军事范畴。凭借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中华兵典